



我家的年糕刀

□陆萍萍

“一口气切这么多年糕，累吗？”

“一点不累，这年糕刀可太给力了！”

“这把年糕刀进咱们家的时间，可比你早多啦。”

听到老妈与先生的对话，我走进了厨房。只见先生左手稳稳地护着一根年糕，右手握着年糕刀的木手柄，一上一下，起起落落，犹如小鸡啄米“咯嗒咯嗒”。前方白花花年糕片，好似一座小小的雪山。

我再次俯身端详这把年糕刀。它由两块木板、三块钢板、八枚螺丝钉和一个木质手柄组合而成。裹着铁衣的螺丝、破损开裂的边角，还有那光泽锃亮的木手柄，仿佛都在向先生诉说着过往的岁月，透着一股“倚老卖老”的劲儿。

看着眼前的年糕刀，我记忆犹新。爸爸在采石场劳作的日子里，回家的次数少之又少。母女仨不常开伙的餐桌上，却从不缺时令蔬菜。那些来自亲戚朋友菜田里的番茄、芋艿、青菜等，每一碗背后都藏着一段故事。那时年幼的我懵懵懂懂，对很多人都没什么印象，唯有老蒋伯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老蒋伯家住大隐，比爸爸大几岁。他中等身材，皮肤黝黑，一双大手粗糙厚实，脚也和爸爸一般大。平日里，他话不多，却和爸爸特别聊得来。爸爸在劳作间隙，

没少去老蒋伯家蹭饭，兄弟俩都喜欢咪点小酒。妈妈知道后，总会准备些肥皂、手套、糖果之类的让爸爸带去回赠。我还记得，爸爸曾带着我们全家去老蒋伯家玩过几次，虽然时光流转，但那些片段依然在记忆中闪烁。

印象最深的，是那次在“水”上吃饭的场景。老蒋伯兼顾着翻水泵站的工作，蒋家伯母在家做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，大人们有的拎、有的搬，把好多美食都转移到了离家不远的泵站。大家围坐在一张大圆桌上吃饭，桌子下面，水泥多孔板缝隙处流水潺潺。我刚看到时，脚底直发麻，吓得都不敢抬腿。老蒋伯家的孩子们却一点儿都不怕，其中一个小哥哥一边拉着我的手，一边鼓励我：“别怕！抬起头，往前走。”其他人也在一旁为我加油打气。在他们的鼓励下，我终于鼓起勇气迈出了第一步。

满桌的菜肴香气四溢，当一口清香软糯的草籽炒年糕入口，我瞬间沉醉其中，完全忘了餐桌上应有的礼仪，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又夹了一块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碗里，再也移不开。见我这么喜欢吃炒年糕，刚认识的兄弟姐妹们你一言我一语，给我讲了好多乡下做年糕的趣事。捏年糕团的欢乐、煨年糕的香气、糖年糕的甜蜜，年糕成了那次饭桌上的热门话题。脚下流淌的水碰撞、跳跃，发出的轰鸣声仿佛是天然的背景音乐，和着孩子们的欢笑声，一切都充满了新奇与美好。

自那以后，孩子们混熟了，两家人的往来也愈发频繁。一来二去，我们和老蒋伯一家就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。妈妈但凡有了好东西，总会留一份让爸爸带去。爸爸那些半旧不新的衣服、鞋子，妈妈单位发的劳动手套、

工作服，还有糖果饼干等，都会一大袋一大袋地送到老蒋伯家。我还记得，妈妈给老蒋伯家的每个孩子都编织过漂亮的纱衫。而他们自留地里的农作物一收割，也总会“跑”到我家的餐桌上。

每年腊八过后没几天，老蒋伯总会划着船给我们送年糕。他把船泊在濠河榨油厂对岸，一肩扛着船桨，另一只手提着一篮萝卜、大头菜、咸齑等，一路走到我家。一进大墙门，邻居们纷纷热情地和他打招呼，他总是微笑着点头回应，还常常会分一些蔬菜给邻居们尝尝鲜。他把船桨斜靠在前明堂的围墙旁，然后拎着篮子径直来到后院的大厨房，熟门熟路地把东西放在我家灶台旁。

“又挑年糕来啦？”邻居笑着问。

“噢！”老蒋伯应了一声，便走出了大墙门。没过多久，两大箩筐年糕就把一个七石缸填得满满的。

妈妈下班回家，看到满满一水缸的年糕、灶台上的时令蔬菜，还有那把崭新的年糕刀，就知道老蒋伯过来了。

这把年糕刀的底板大小和一本32开的书差不多，主要靠三块形状不同的钢板，巧妙地搭配成绞刀状。使用的时候，只要把长条年糕平放在高台上，用中间的U形处夹住，右手握住木手柄，稍微用力一上一下地操作，左手再将年糕缓缓往外移送，“咯嗒”“咯嗒”几下，长条年糕很快就变成了一堆均匀的年糕片。

年糕刀来到我家的那年，我还在上幼儿园。爸爸整天在采石场工地上忙碌，一个月都难得回一次家。妈妈没时间买菜，年糕自然而然成了我家的主食。而这把年糕刀，也成了妈妈的得力助手。

我上学后，每年过年前，老蒋伯依旧会从濠河头挑着

两大箩筐年糕来我家。每次他来，我都会笨拙地搬来椅子，倒上热茶，招呼老人家歇歇脚。他总会夸我懂事乖巧，还不忘考考我：“年糕刀会用了吗？”我便顺手拿一根年糕放在板凳上，用年糕刀“咯嗒咯嗒”地切起来，没几下，一堆年糕片就切好了。

对宁波人来说，年糕可不只是一种食物，更是冬季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时令美味。它搭配冬笋、荠菜、肉丝等食材，口感清新软糯，怎么吃都吃不够。年糕的吃法多种多样，可甜可咸，能煎能炒，既能当主食，又能当点心，还能做成菜肴。它的美味牢牢地俘获了我们全家人的胃，无论是炒、煎、煮还是炖汤，都别有一番风味。年糕先放在七石缸里用水浸泡着，随吃随拿，吃着吃着，换成小水缸浸泡，勤换水常清洗。夏日高温天浸泡年糕的水会有酸溜溜的味道，年糕表层偶发白毛小斑点，但即便如此，我还特稀罕夏天餐桌上的咸齑年糕汤。

我和老妈淘老古的闲聊，还在切年糕的先生不淡定了，生怕错过了自己的故事，赶忙凑过来。

“我也去濠河头用自行车驮过满满的两大筐年糕呢。”先生很自豪地说。

“记得，记得。第一次看到老蒋伯送来那么多年糕，你眼睛都直了。”我笑着回应。“是啊，那次差点把我的自行车后胎压扁。”先生挠挠头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时光流转半个世纪，年糕依旧是我家餐桌上的常客。如今，菜场、超市里有真空包装的年糕、新鲜的年糕，还有现成的年糕片，但我还是常常喜欢舍近求远，去余姚买河姆渡年糕。要是正巧碰上现场做年糕，我肯定会满载而归。那“糯叽叽”的口感，早已超越了裹腹的食品，每一口都是美味的享受，更像是岁月的守护与陪伴，承载着我深深的思念与回忆。

每年除夕夜，无论餐桌上有多少美味佳肴，老妈总惦记着那碗汁水年糕汤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年糕汤大口吃，牙好，胃好，身体棒！”

这把年糕刀，虽然只是一件毫不起眼的老物件，却早已成为我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，它承载着温暖的记忆，见证了亲情的传承与延续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散发着独特的光芒。

